



当年不识猕猴桃

安徽合肥 王张应

第一次见到猕猴桃,是在三十年前。一位家住深山的朋友,送我几枚从山上采摘的野果。很不起眼的野果,朋友说它好,当时我却没看出它有什么好。个头不大,大者如鸭蛋,小者如鸡蛋。也不好看,没有桃的红艳,也没苹果光鲜,青灰色表皮上长一层让人不愿意亲近的绒毛。还不能到手就吃,从树上采摘时,果子硬邦邦的,剥不了皮,不便食用。得放一段时间,等果子通体柔软,才能将表皮轻轻揭开,食其内瓤。我记得第一次到手的猕猴桃并未到嘴,不知其味。起先不能吃,能吃时忘吃。想起来时它又不能吃了,烂成一摊带酒酸味的水。

这些年,市场繁荣,水果品种丰富,天南海北,国内外水果都有卖。人们养生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多人爱吃水果,爱吃营养丰富口感美好的优质水果。被我忘却多年的猕猴桃,此时已在优质水果之列,甚至被人推举为水果之王。向来我吃水果,主要是香蕉和苹果。在我心目中,这两样水果才是好东西。后来在水果市场一看,猕猴桃价格比香蕉、苹果贵多了。香蕉、苹果论斤卖,猕猴桃论个卖。鸡蛋大小的猕猴桃,差不多一二两重吧,比一斤苹果还要贵。越贵越要买,人的消费心理便是这样,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七八块钱一斤的猕猴桃我买过,四五块钱一个的猕猴桃我也买过,十块钱一个的猕猴桃我还是买了。

我已信猕猴桃自有它的好。查阅典籍资料,对猕猴桃有较多了解。这种水果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被描述为:“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桃喜食,故有诸名。”有资料显示,猕猴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水果,每百克果肉中维生素C含量达100毫克以上,有的品种高达300毫克以上,是柑桔的5到10倍、苹果的15到30倍。猕猴桃为“水果之王”,当之无愧,一点不夸张。

有一天,我在超市里见到一种比普通猕猴桃长相清秀精致一些的猕猴桃,它却不叫猕猴桃,被署名“奇异果”。这种水果细看它在本质上还是猕猴桃,它模样是猕猴桃的模样,但比猕猴桃周正一些。最明显区别是它皮肤比普通猕猴桃皮肤好,绒毛少,光洁,人手愿意接近它。

后来才知道,市场上卖的所谓“奇异果”,是经新西兰人改良后的猕猴桃。猕猴桃原产地在我国湖北宜昌,1904年从新西兰来的女教师伊莎贝尔,从我国宜昌返回新西兰时带回她觉得非常好吃的当地水果猕猴桃种子。猕猴桃便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扎根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猕猴桃被新西兰人不断驯化和品种改良,可能新西兰土壤气候又特别适宜猕猴桃生长,猕猴桃便成为全新西兰产量第一的水果。新西兰人似乎喜欢“奇异”二字,他们的国鸟叫“奇异鸟”,新西兰人也爱自称“奇异人”,猕猴桃这种深受新西兰人喜爱的水果被新西兰人

称作“奇异果”。了解到“奇异果”名字来历,我想起一句话,墙内开花墙外香。不过,猕猴桃这朵墙外的香花几经辗转又回到墙内来了,在墙内绽放芬芳。

回想起来,第一次到手的几枚野生猕猴桃没有到嘴,实在可惜。如今,在市场上难得一见那种野生的猕猴桃。现在才知道,没熟的猕猴桃其实也是可以吃的。酒店里上桌的猕猴桃很少用熟透的,多是不熟或半熟的。将猕猴桃外皮削去,拦腰横切成圆形薄片,用牙签或水果钎挑着吃,看上去动作很雅致,猕猴桃酸甜甜甜的味道也爽口。

“中庭井阑上,一架猕猴桃。”读到唐代诗人岑参诗句,这才意识到猕猴桃之名存在已久。“隔有苕楚,猗猗其枝。”读《诗经》,看注解,陌生的古老物种“苕楚”,竟是我熟视无睹的猕猴桃。最近听说很久以前,在南方某山林里野生一种果树,果实成熟呈椭圆形,果皮有黄褐色绒毛。当地人以为野果有毒,不敢食用。后来发现果实成熟时,一群群老老小小的猴子不知从何而来,你抢我夺采摘野果吃。人们也去采摘品尝,剥去果皮,果肉酸甜可口,很好吃。后来人们便跟猴子争食山上这种野果,吃了几年,年轻人生病的少了,老年人寿命也延长了,当地人便叫这野果为“仙果”。猴子爱吃的野果,外表多毛又很像猴子,人们便叫这野果为猕猴桃。此传说与我之前所见李时珍关于猕猴桃的记载,不谋而合。

唐诗宋词里的“春雨”

安徽合肥 孙先文

唐诗宋词里文人总是钟情于“春雨”。天街小雨,渭城朝雨,一汀烟雨,晚天疏雨,断桥春雨……春雨,不像夏雨莽撞急躁,不像秋雨悲悲切切,也不像冬雨夹枪带棒。“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雨像个可人的姑娘,轻柔温婉,悄然而来。它播撒希望,收获可期。在众多文人墨客笔下这春雨更是展望未来的一首歌,一幅画。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写初春的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雨的清亮和草的嫩绿相映成趣,远看似青,近看却无。描画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与王维的“青霭入看无”“山色有无中”有异曲同工之妙。初生的草芽为什么如此惊艳呢?韩愈有诗云“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早春的第一抹绿,带着生机、希望、慰安,它当然比暮春“一川烟草”和“芳草萋萋”更让人欣喜。诗人眼里的早春也风景各异:李白眼里“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苏轼眼里“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白居易眼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如果没有“春雨”作伴,这些美景将黯然失色。

如果说韩愈通过如酥小雨写出春之色,那么杜甫则通过应时而至的喜雨写出了春之声。杜甫《春夜喜雨》是描绘春夜雨景、表现喜悦心情的名作。这里的“春雨”是低调的,神秘的。“潜入夜”和“细无声”相配合,不仅表明那雨是伴随和风而来的细雨,而且表明那雨有意“润物”,无意“讨好”谁。杜甫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人,他笔下的“好雨”也带有很强的人民性。

无论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还是“红楼隔雨相望冷”;无论是“春雨楼头尺八箫”,还是“春雨断桥人不度”。“春雨”显然已不再是“喜雨”,它也有悲愁忧伤的时候。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里的“朝雨”,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早晨的雨下得不长,刚刚润湿了尘土就停了。从长安西去的大道上,平日车马交驰,尘土飞扬,而现在朝雨乍停,天气晴

朗,道路显得洁净清爽。这个“朝雨”洗净铅华,涤荡尘世功利,留下的只是真挚的情义和友人即将离去的愁绪。如果能在这样春雨过后的朗日,有友人相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无疑是人生一大快事。

春雨柳丝,灞桥伤别。柳丝细雨,同样能触动羁旅之愁。武元衡的《春兴》:“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引起游子的情怀。

把这种悲愁情绪演绎到“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要算南宋词人史达祖《绮罗香·咏春雨》:“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最妨它、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沉沉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刀深夜语。”烟雨迷离,春寒料峭,花儿悲催,蝶儿难飞。与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悠然自得相比,史诗的怀人不见,黯然伤悲,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其愁思之深长,读来真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感。

春雨绵绵,春意浓浓,飘洒在唐诗宋词的“春雨”,给人一种别样的情怀和感动。我们徜徉其中,含英咀华,感受春雨意象丰厚的文化意蕴。

麦苗青青

浙江温州 于春

上个周末,我与朋友外出游玩,经过一片农田的时候,见绿意填满田野,连田埂都看不见了,朋友惊呼,大声感叹:“这么肥沃的田地都没有人种,草都长这么高了。”我轻轻一笑,与他们解释了一番,才让他明白。这绿意葱茏,生命力旺盛,似小草的植物,并不是野草,而是小麦。小麦并不仅北方独有,在南方山地较多的地方,水源稀少的地方,也常种植。我的老家在云贵高原大山之中,山多地少,小麦是主要农作物之一,所以我对小麦是非常熟悉的。

老家房屋的周围都是沿着山坡向上的旱地,旱地如一个个大台阶,从山底一直向上,有的干脆是一个大斜坡,没有水源,常用来种植抗旱农作物,比如,玉米、红薯、小麦等。小麦常在冬初播种,经过一冬的蛰伏,在春天绽放自我。

冬日里,万物萧条,唯有麦苗青青,给寂冷的冬日增添了几分生气。小麦沐浴着寒风,经受严霜的考验,不屈地生长。当漫天雪花落下,整个世界都被染成了白色,人们穿上厚厚的棉衣围着火炉烤火,牛羊躲在家中,飞鸟藏于林,小麦却把厚厚的白雪当成棉被舒服地沉睡。小时候,我与小伙伴们常在大雪世界里四处探索,寻找心中的乐园,常喜欢翻开厚厚的积雪,打探着雪下的世界,有时会与小麦意外相遇。它们依然精气神十足,在寒风之中摇摆着,仿佛微笑着向我们招手,邀请我们也到白雪之下玩耍。我妈妈才知道雪下还有一个世界。那是属于小麦的世界,是它们的乐园。

当温暖的阳光照射大地,白雪慢慢地融化,小麦吸取雪水中的营养储存起来。春风一吹,小麦就哗啦啦地向上生长,像一张张绿地毯一样,点缀着村庄。百花开放的时候,小麦也不甘示弱,毛茸茸的花骨朵向上方伸展,向世界展示最美丽的瞬间。夏初时分,金色的麦穗挂满枝头,随风起伏,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我们把它们收割回家,做成面条、馒头、麦饼等,充填着饥渴的胃。

面食在我生命之中是不可缺少的食物,哺育着我成长。山坡上的那道绿意,是我生命之中不可缺少的笔画,值得我感恩。但是,随着打工潮兴起,农民们纷纷扔下锄头进入了工厂,一片片良田荒芜,故乡山坡上青青的麦苗已很难见到了。村庄少了这一抹绿色,显得是那么的单调,那么的冷寂。

